

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明史鈔略

存七卷

上海涵芬樓借吳
縣潘氏蘧盒藏石
門呂氏鈔本景印
魚書葉心高二十
公分寬十五公分

以上原闕



並進應龍佯令其黨約降而說苗兵據閬衝殺都司王
罷撤兵委軍資畧盡二月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震
于庭西功未叙哀黃方贊東師該部計品取自上裁劉道隆
感聖聽而蒙專權結黨之旨革考功趙南星并淳熙于庭黃等職必將來
挈權以阿閣臣而後不為專權植黨以媚閣臣而後不為結黨上怒降泰
來并薛敷教于孔蕪顧乞成賈岩張納陞各謫外石砬土舍馬邦聘攻女
宣撫軍氏單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級而臺不以
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臣請比先
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邦聘就吏經畧宋應昌檄劉紕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諜言王京倭二十萬聲言入犯如松等分
布守要害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
食江西巡按薦舉人劉光祖節元錫學行純修特受光祖國子監博士元
錫翰林待詔吳縣舉人王敬臣孝行修真進奉訓大夫行有司優禮原任
通判王升馮行可遙授博士俱直隸按臣薦三月閣臣王錫爵疏論進言

受言之義不報淮甸水漂沒漕糧二萬餘石李化龍巡撫遼東：師議款四月倭退營釜山時師老糧匱李如松與宗應昌謀圖休息始用沈惟敬款謀倭芻糧既燼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而封貢之議起矣經畧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昌以翼日入城所餘未尚四萬餘莖芻稱是如松計乘間擊其惰歸而倭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至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乃張疑兵分遣劉紙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倭既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五月給事中侯慶遠謂我与倭何讎為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疏釜山雖瀕南海亦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且閔白之圖朝鮮意在中國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慮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卻議量

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還札科都給事中張貞觀言祀典關係甚重日久遣代宜非方今淮甸之水畿輔之旱湖湘之風霾亢豫之淫潦在、為沴而地震天鳴甘寧殆無虛月流星火光薊遼屢有報聞瀋陽之天火千家焉都之雹煨陵樹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亦可以見宗宮之恫惻則竭誠以格祖回天正今日吃緊第一義不報御史彭應參言倭奴通貢勢必寧波入經行紹興杭嘉等地方設備勞費邊海重地財賦輿區豈不慮其乘機肆螫此其害之在地方者至若天下財賦所入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北庸款貢浸淫至今歲費三百六十萬倘倭貢之套再成自淮揚蘇松兩浙閩廣間在、皆可開市皆當備禦則東南之費當亦不減西北此其害之在國家者願皇上斷、勿許乘今六師既集沿海有備之時極力長驅務使片帆不迓下所司議閣臣王錫爵疏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無擇官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顯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而不已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奏論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
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謹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
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今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水火之爭
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和彼以此為和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
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
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
分而下未必服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
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弥高譬之石
然火方出而即沃之以水則其燄弥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
于相矯成于相激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
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返
則莫若導之使言而摠之使一切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劾
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美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所患于盛廷者
第以莫執其咎尔如使言有歸着事有摠萃則雖盛廷何害臣請一切革

奏統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
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爾所謂題覆宜慎也孔子曰君子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
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臣以為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
必于聽納之時逆意深求自今請就言論言就人論人使士絕踰涯之望
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
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跡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
而徐圖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
又見近來淹滯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
報或一點不復朝廷既不得盡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不
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率直而在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
別宜先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
以來幾于朝無完人、無完行當事者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
近在簞轂猶有不自白之冤若事果寔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

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跡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實宜審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摠之使一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忝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茫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嚴邃威類違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君臣不交上下相隔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睽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批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盡款之愚忠則主与臣交大臣与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所以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雲南御史薛健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

釋繫臣李材命釋之四川巡按王象蒙奏楊應龍上以既無叛逆重情彼
處撫按行提酌量情法具奏不必差官往諭六月沈惟敬歸自金山同倭
使小西飛驒守藤來請款倭隨犯咸安晉州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金山
原佯退誘我撤兵以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
節制征勦遼撫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下部勘議撫河尚書舒應龍以
靈雨河決請賑沿河州縣工部左侍郎沈節甫言浙直閩閩蕭條請停龍
袍之運議宗藩選舉與之入學中式將軍以下改官陞轉七月吏部尚書
孫毓龍羣臣疏請御朝講大學士王錫爵密疏言古帝王禪誓之法一切
以除穢布新為義若紫微垣王者之宮則必求莫大切身之事可以改觀
萬國厭不祥者天以皇上為子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家曰帝星太子
之象曰前星方今非亟舉冊立之大典無以解赫然之天變旨慰答之勅
諭內外群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沴臻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
居思過兼勅臣工痛加修省猶恐窮簷蔭屋之下邊方荒徼之外耳目不
周軍民失所以干天和是用申諭爾等今後但以小臣得所為有司之賢

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濟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
不法酷虐害民者奏拿問如有真心寔政德惠及民者即據寔特薦以
憑優異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今後着督撫官
痛湔宿弊其舉劾體訪必公必慎無得輕忽恣意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
異邦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祇無憫惻
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沾寔惠否日給糧餉不知有無運用及該大兵
所過地方民間不致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着寔查勘以聞倭從金
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議留劉綎川兵吳維忠等南兵防守加綎撫
兵維忠等俱聽節制傳催鈔金彩膝襴褲衣三千匹侍郎沈節甫疏諫上
以天變民窮減三分之一江北水灾留備倭漕糧二十萬石賑散八月萬
壽節免賀吏部題諸臣飾詐有欲借請告之名謝速化之跡倡避嫌之路
開去國之端者請容酌議不得允放上曰人臣恬退知止原係士節但近
來每飾虛名以退為進致使職業曠廢陞遷躡等徒長流風于國家何賴
尔部嚴名實以一政體果有廉靜寔行仍不次擢用以示風勵中嚴薦奉

連坐法其論劾倒置者亦坐之河南民飢都給事王德完條賜欽賑蠲起
運行平糴三事從之楊應龍不服勘問劾該撫按官便宜擒治仍諭止罪
首惡不許貪功妄殺山東按臣周維翰言東師病困難留吏請封貢未去
宜且撤兵休息及春再圖下司議九月召南吏書陳有年為吏部尚書左
都御史李世遠罷孫丕揚代吏部選司孟孔鯉以擅推張棟諸人謫為民
十月上諭本兵倭奴許封不許貢宋應昌復遣沈惟敬入倭營趣謝表兵
部復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協守總督顧養謙亦力王撤兵許之
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儀制郎中何喬遠忤請罷封科道趙完
壁唐一鵬等交章奏摠背朋欺如松開釁請絕封本兵石星恐不能糜國
帑終主封貢不已十一月慈聖皇太后萬壽上御皇極門受朝賀畢御煖
閣召輔臣王錫爵王錫爵叩頭謝累次恩眷又叩頭賀聖體康寧畢上諭
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喜對曰臣受皇上高厚之恩粉身碎骨不能
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爵又叩頭
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皇上召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

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上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
無殺疑心所以連進密揭力勸皇上早斷上曰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
錫爵又對數年之前說此猶可今皇長子年十三歲矣豈有人家子弟十
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上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
奏洞悉苦心爵又奏臣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皇上三思臣
言將此事速斷不必待冬至後更望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
天下幸甚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
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慾保養聖躬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聖
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
出錫爵復疏請豫教分別長幼再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行人高攀龍上
言黜楊應宿應宿亦疏黜攀龍有旨各諭外御史吳弘濟辭高楊和正并
黜為民起節以讚吏部右侍郎辭不至諭吏部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
自斷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明春先行出閣講李礼其皇
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吏部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調

刑部郎中張廷相外任內監馮海等盜庫銀千餘兩部擬充淨軍上怒其受賄徇私遂調外浙江巡按彭應參言該省災傷乞停減袍緞不允十二月以東征大兵既撤宗應昌及李如松等俱取回命督撫侍郎顧養謙代為經畧南部郎譚一召言人心有偏蔽則不平輔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逐言官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部郎孫繼有言奸人敢干傾善閣臣果于容奸應宿量降攀龍重處去留失平矣南部安希范言南星化鯉之秉公天下共惜之用賢之剛正天下共惜之至如鑪之清修世遠之鍊達李禎之方介天下又共惜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反蒙重黜不能不歸罪于閣臣矣以為出聖裁則閣臣之鄉違補衮之忠若出票擬則閣臣陰快私意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旨革繼有為民一召希范逮問南給事中葉繼美等疏劾王錫爵救譚一召等言閣臣有心黜逐為妬賢不能匡救為竊位奪繼美俸一年既而輔臣申救甚切免一召希范逮問旌表湖廣孝子周勃節婦二十五人烈婦女五人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正月庚辰朔治事中趙完璧言倭奴往者託貢

之術以覘我輕重幸賴皇上格寢其說茲又假封之名以嘗試我夫倭之所嗜者利利不足無以誘倭使還經略惡夫以利啗倭之名也不得不託之為貢不成則倭不退經畧又見貢之不行也故不得不易之為封說雖三義則一名在此而害在彼也經畧出都之時行色何壯而今億懦至此逐虎之法轟雷之砲戰車巨艦之修費水衡內府百萬俱付之烏有而僅市一封臣以為此舉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下部知之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割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之中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訕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救急便宜措處方畧否其各處礦徒剽盜嘯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邀承為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偏于閭里置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

顯皇帝本紀三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正月壬子朔大計河道侍郎李汝璧加鹽運使河
自開歸而下合運河入海有道有三由蘭陽道考城過墾城出茶城向徐
邳為中路是名濁河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徙昭陽湖出秦溝為北路
是名銀河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為南
路名符離河較而言之中路差勝不如汳河之開其善有六蓋由宿遷入
運則徐邳涸而無水難由豐沛入運則豐堤壞而有水難汳河開而運不
借河其善一以三百六十里之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除鎮
口自淤不相關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察機宜而治
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今直二十萬善四開河必行召募及
此時召募則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在富民不苦于賠在窮民之得以養此
兩利之術也善五糧船過河約在春盡畏河漲尔入汳河而安流送浪早
暮無妨過河之禁可弛善六請開汳河以通運汳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
沭下流南通淮海舒應龍嘗整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遂成之會病

卒未果至是化龍建議開之清河別出一間道矣大學士王家屏卒贈少保謚文端家屏器局博大操履嚴正論者謂其忠誠體國抱大經濟不及盡展以致太平有餘思焉二月大學士沈鯉辭會試主考官輔沈一貫題次輔沈鯉禮部右侍郎唐文獻主考鯉辭次輔主考以祖宗朝有入京朝賀舊臣暫留典試畧倣遺意可絕弊端乃改命朱譽取楊守勤等三百人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監委官解銀于路詭稱被劫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嚇詐局套攘奪日甚請通行申飭禮部左侍郎李廷機條陳宗藩間便事例時宗藩請封諸事所費不貲天潢之胄等子無告故疏言之江西禁山所屬七縣民包納山價二千兩認買盜竊守衛將軍金牌各監稅建銀二十餘萬兩下戶部收取金珠寶玉入宮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四月辛巳朔日食改初五日享太廟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初株連捕治已非一起最後得曦生光廷訊時康丕揚錢夢皋皆欲坐郭正域而御史牛應元等指天為誓沈裕厲声折之生光從重論